



1 4  
1777  
23





門 4  
號 1777  
卷 23



曾公遺錄卷八

南

豐

曾

布

者

八月乙亥熙河奏招到西蕃部族涇原奏已於減猥鹽池增築一堡子守護西人謂鹽為減謂窪下處為猥有鹽池長十里有紅鹽白鹽如解池無異可作畦種涇原等路運判李諱見經畫蓄水召解州畦夫種鹽次學士院諮報昨郭知章所持國書是六月書詞云方茲隆暑今以十月往恐合換書余以謂郭知章等本以六月行虜人約令十月過界恐不可換兼知章到相州已曾奏非朝起發上及同列皆以為然遂降旨便不改止用舊例俟進發日申密院付給丙子同呈鹽河五狀奏接納西番次第仍云溪巴温未見其能得與不得青唐未可應接徐觀其事勢隨宜措置次此夔意也再對

早稻田大學圖書館  
昭 33.3.31 燹  
藏 書



皇太妃殿中人鄧繼英以殿閣當敘轉供備庫副使寄資上云太妃殿恐非殿閣不當寄資但與併理磨勘可也丁丑同呈鄜延青領板精賞功孫路奏王瞻收復邈川乞建爲湟水軍余以謂才得邈川一處便乞建軍恐將來乞勅置郡縣不一非朝廷累降約束令於邊防經久簡便可行及不得增廣邊費之意此請未可從夔力欲從之同列亦皆依違無定論上云洮州須置州恐亦須有合置州軍處余云洮州置州乃臣所論臣謂先朝以熙河洮岷爲一路今乃方得洮州又先朝以熙河爲熙河蘭會路今乃方得會州皆所以成先朝之志也卞遂云若如此卽一般余云不同若以邈川青唐皆置州郡臣恐未易饋餉孫路嘗云諭西蕃部云云一臣一隴地不要他底今勅置州軍官吏將佐兵馬戍守之費皆須朝廷饋運應副經久未易支梧兼朝廷所少者非

土地一向貪荒遠之地但疲敝中國爾先朝勅熙河一路元祐之人皆以謂財力不及可弃今乃更於熙河之外勅置州縣豈易供給上云元祐之人云窮天下之力以奉熙河一路又以爲可弃此言皆不當莫不足取夔輅紛然以余爲非先朝而是元祐也余云元祐之人以熙河爲糜費財力不可久臣於時政記中具道其非亦嘗納陛下前必記憶臣今日之論但謂於黃河之外青唐邈川勅置郡縣則爲不便非以熙河爲非也兼夔嘗言得青唐邈川則如臣之說置一都護總領最爲穩便今若勅置州郡則自有知州知軍更安用都護莫與從初開陳之語不同否然此皆紛爭之語不足煩聖聽臣以爲當俟一切撫定河南邈川之後然後據地利緊慢畫一措置甚處係最要害合建置州軍甚處係以次合差兵將人馬戍守甚處祇令以本路首領心知向漢有



會公遺錄卷八  
力量者守把住坐俟奏到朝廷折衷乃可定左轄云適  
三省論議亦俱如此余云臣愚慮如此亦不曾聞三省  
論議亦不曾說與三省但適方於陛下前開陳爾眾皆  
以爲當然上亦稱善逐依此降指揮再對余又言臣  
適及熙河事蓋以爲先朝措置熙河如此尙不免後人  
論議今若於青唐多置州軍廣增戍守兵馬則未易供  
饋何以免後人論議臣於措置邊事不敢不爲遠慮故  
不敢詭隨眾人望陛下裁察上頗欣納是日上及洮州  
不可不建州事夔云曾布初不肯築會州祇要築肥囉  
淺井亦如今日事余云臣不曾言不築會州不知在甚  
處說有何人見夔云蔡卞以下俱見上目卞卞云不記  
得余云如此是臣無此語當時經營靈平平夏卽有築  
天都及會州之意及鍾傅築淺井便議黜逐皆臣首建  
議何緣有不築會州之語夔默然再對余又言初引

章彙作帥是李清臣陛下必記此事上云記得余云初  
命章彙作秦帥彙願就涇原乃是欲經營天都之事臣  
亦以此丁甯諭彙令次第經營彙既到官是年春遂興  
此役臣何緣有不築會州之語今孫路與王瞻爭功眾  
論猶以爲非矧在廟堂卻欲爭占進築會州不出他人  
是出己意此與孫路何異如此豈不取笑中外上極哂  
之余又對三省言臣向曾言西事欲且畫河爲界章惇  
以臣爲雜賃院子裏婦人之語今日又自天都會州遂  
收斂邊事惇亦稱善昨罵臣時三省所共見眾皆默然  
余又云臣得事陛下已五六年前後議論無不可復卻  
不似他人一日說得一般上笑而已是日再對令張  
世永再任戊寅同呈涇原進築減猥畢工賜帥臣以  
下銀合茶藥再對令熙河依界道圖樣以十里爲一  
方以見金城寨等地名考尋古驛程相去地里畫西蕃



圖聞奏 河東奏朔州同知爭賈胡曠事宜備息北人  
自去歲欲遷東偏頭稅場於賈胡曠徑入久良津買賣  
朝廷以勅改事端令邊吏移文拒之云久例於東偏頭  
材往來買賣難議勅行改移後數移文至不肯收受又  
於賈胡曠勅建稅場屋宇及開石牆越漢界於天澗及  
黃河取水至以兵仗擁護取水人過界射傷巡卒林子  
中日一奏以為北人恐因此生事又云欲以黃河分水  
為界又云聚兵數千欲據界取水朝廷亦令折克行相  
度應接余數諭子中以為探報皆虛聲建稅場破石牆  
過界取水皆同知者釐暴妄作不足恤子中憂恐不已  
既而果無事仍奏云更不發日奏上亦哂之 是日未  
時皇子生 已卯同三省外殿致賀上亦遣近璫宣答  
皆再拜既對面慶皆以為此宗社大慶上亦喜仍云兩  
宮尤喜眾云非獨兩宮此天下所共慶悅 是日遣御

藥蘇哇告諸陵又遣執政宗室近臣以十二日告南北  
郊太廟社稷高禩又遣蔣之奇葉祖洽以十七日奏告  
諸陵又以十三日賜龍喜宴又以十日夜鑠院降德音  
四京諸路流罪已下並放 再對余因言天下安備無  
事邊鄙罷兵今元子降生則太平之福可謂具備此宗  
社非常之慶上亦喜見於色遂及中宮事 是日同呈  
戒孫路措置青唐事 庚辰旬休 庚辰賜包子稍增於  
前日 是夕鑠院 辛巳同呈河東築四堡寨畢功賜  
帥臣以下銀合茶藥 環慶築萌門三壘畢亦賜茶藥  
賜涇原減猥寨名曰定戒環慶萌門寨曰備羌苗履  
申築會州川口興功三日孫路移文令移兵於比娘原  
進築而比娘原地形險惡枯燥不可建州履不從得旨  
孫路候進築會州了日取旨 又以金部員外郎許幾  
押伴西人 又詔洮西王瞻等收復邈川城軍兵與特



支 再對北虜報今冬於西京雲仲甸受禮自去冬探  
報果不虛 近詔以三十日龍喜宴是夕令中書別選日  
壬午造朝未及下馬閣門報前後殿不坐遂與三省  
會於都堂上遣御藥劉瑗傳宣云別無事祇為飲食所  
傷服動化藥故不欲出瑗亦云勞動遂入劄子問聖體  
各赴局至未時出已而傳宣開封府寺觀三日以癸未  
為休務再入問聖體劄子 甲申赴崇政朝至橫門傳  
宣為氣力未完不視事又同赴都堂少選劉瑗來宣云  
昨日方動化已無事祇為氣力未完來日與卿等相見  
遂再入劄子問聖體各赴局未時出 乙酉同呈涇原  
奏減猥與打繩川分畫地界事干兩路議論不同乞斷  
自朝廷詔以打繩川係熙河路合進築處令熙河管認  
地分 再對免河北被水保甲冬教 是日二府同問  
聖體不拜上諭云以飲食所傷服孔元輒金丸動化耿

愚進理中丸之類初覺吐逆多淡涎每吐幾一盞許今  
已甯帖但不喜粥食心腹時痛眾皆云服理中丸之類  
已當更當精加調護 再對上諭以全未能進粥食余  
云近經服藥再傷動化固須如此然不可勞動自延和  
至崇政甚遠上云亦不妨欲更一兩日後殿視事余云  
更三五日亦無妨上云不妨 是日見謝辭及上殿班  
並隔下 是日議罷孫路熙帥未果 是日傳宣十六十  
七日後殿視事 丙戌同呈王瞻申經略司句追河州  
宗哥首領方乞歸漢已遣使臣部五十餘騎往據宗哥  
城而經略不肯應副兵馬恐溪巴温且夕入青唐遂得  
旨孫路知西京胡宗回帥熙河高遵惠帥環慶青唐既  
亂溪巴温入溪哥城王瞻首經營招納遂度河入邈川  
城孫路欲掩其功乃令王愍申云經略司指授方略令  
前去邈川招納仍令王瞻一聽王愍指揮既而卻攜王



管公遺事卷八  
愍歸熙州今又以將官馬用誠李忠招納邈川部族遣  
王瞻歸河州撥發糧草益欲歸功經略司而逐瞻使不  
得與事朝廷察其為姦欺累降旨令專委王瞻經畫詔  
旨未到聞路前後指揮不已乖錯日甚一日夔初主之  
數與余爭論既而理屈乃云章絳曾言孫路對人多不  
語及獨坐卽自語言如病心狀余對三省亦嘗以此語  
奏知是日上云孫路果是失心夔亦力毀短之再對  
上又云孫路如此須行遣余云賴轄征溪巴温相持未  
決故遷延反覆如此未至敗事不然豈不誤邊計是  
日得旨以二十二日大宴同三省問聖體上云祇是全  
未喜粥食眾云氣未知食不可強再對上亦再三顧  
語如初丁亥同呈河東築八堡寨畢功再賜銀合茶  
藥一次王瞻以招納到西蕃部族不少已收復邈川  
城特與邊禮賓使候旨置青唐等事了別無違戾差失

更優與推恩左轄言高遵惠以元祐中言事可采詔還  
戶部未幾又補外朝廷雖以擇帥故不得已今去外議  
但云遵惠以攻買種民忤執政故逐去上云別有何人  
可差夔云亦曾商量無可帥者余云若稍加旌寵足以  
解眾疑適亦與三省議且與改龍圖閣待制亦可右轄  
云亦祇是待制上云與寶文直學士左轄云甚好上云  
與龍圖閣直學士亦不妨眾皆以為好余因言遵惠進  
職則胡宗回不可不除職宗回築五城寨昨復待制祇  
速得兩月上顧眾執政云合與否眾默然唯夔與鳳云  
當推恩遂除寶文直學士是日有旨十八十九日殿後  
戊子同呈差姚雄知會州姚古權鎮戎軍賜河東八  
堡寨名曰大和彌川甯河通秦四堡各附四寨為名夔  
是日不復問聖體再對余獨問上云皇子誕降已旬  
日中外慶喜上云閭巷之間亦皆欣悅今日已十日極



安帖無事喜見於玉色 己丑同呈郵延奏繳宥州牒  
本云人使未見赴闕已是疑阻又諸修築城寨虜掠人  
口未已請止絕延安答以諸路進築係西夏作過已來  
先得朝旨本路難議移文止絕人使已於二日赴闕候  
到朝廷必有處分 割安西城以北六寨隸會州 吳  
靖方改右班副都知 章棻乞致仕候來春取旨仍劄  
與照會 熙河苗履奏硬探人殺仁多洗忠斬首不及  
為西人奪去但得其所乘驄馬及器甲等洗忠乃保忠  
之弟挺身出戰為眾所殺 再對再問聖體上云今日  
已喫軟飯食亦未美余云二十一日六參官起居恐久  
坐若改坐常朝甚便上云甚好甚好 庚寅旬休 辛  
卯同呈惠卿奏乞許西人依例遺進及行弔祭令奏然  
朝旨孫路又奏遣王愍赴宗哥詔專委王瞻令王愍就  
近照應上云孫路真失心也以余言路方自河州帶王

愍歸熙州今卻遣赴宗哥未問害王瞻措置如此豈不  
疲敝兵馬上故有是語 再對呈廣西宜州事宜上云  
桂師程節亦尋常余云誠如聖諭廣州柯述亦常才大  
約所在之人爾 是日改常朝 壬辰赴集英龍喜宴  
榜曰元子誕慶排場 排場名乃學士所命識者願嗤其  
鄙淺 天顏甚悅中歇遣使賜從官以上羅花二府親王  
別賜小花五十枝花甚重殆不可勝戴再坐遣御藥勸  
二府親王酒飲必醕仍每盞奏知既退遣御藥劉瑗押  
賜對衣金帶鞍轡馬於都堂製作皆精對衣皆造成者  
有紅羅繡抱肚白綾袴黃綾襯衫勒帛紫羅公服各一  
金帶笏頭并魚袋全工巧殊勝私家所造者夔三十兩  
餘執政二十五兩繡鞍并鞍子亦繡鍍金鬧裝夔八十  
兩餘七十兩馬皆次御馬有鞍架鞍帕又各賜銀一合  
夔三千兩餘二千兩 二十四日乘所賜鞍馬服衣帶



同二府曲謝於殿上夔致詞先是劉瑗傳宣不許辭免  
又面謝以慶賜非所敢當兼宣諭不敢固辭上亦慰勞  
再三三日聞親王亦有此賜四王遂陳所賜鞍馬歸第  
癸巳歇泊 壬辰各面受劉瑗謝表 夔書送二百星  
余百五十星從人錢三十千騎馬直以下等第給錢  
甲午同三省曲謝訖 同呈熙河王瞻等奏事宜 又  
呈孫路奏前後招到西蕃大小首領蕃僧等三千餘人  
又苗履奏會州城去河三百餘步矢石不及不可繫  
橋又河中有灘磧自中灘至河北岸五里懸崖陟岸無  
可置關之地 又河東奏乞建葭蘆爲軍詔以葭蘆寨  
爲晉甯軍以知軍爲嵐石路沿邊安撫使兼嵐石隰州  
都巡檢使石州知州更不兼都巡檢知軍以下聽經略  
司奏舉一次置通判職官都監曹官主簿共六員所省  
廢沿河津寨官十八員今晉甯并八堡寨置官十九員

所增者知軍一員而已嵐州減通判職官各一員故除  
大和寨堡隸麟府路餘六堡寨并神泉烏龍吳堡皆隸  
晉甯 是日以宴罷謝宴多一拜失儀 再對奏事訖  
曲謝上旨不拜又諭昨日所賜皆後苑作製造余謝曰  
慶賜優異眷遇如此何以報稱上甚悅 又進呈隨龍  
人取旨推恩上語及劉惟簡極嗟惜之余亦言臣在高  
陽惟簡作屯田都監管聞其言陛下踐阼之日扶持擁  
護皆是惟簡上云誠如此馮宗道是時差出卻不與此  
事 乙未王瞻奏瞻征有蕃字來乞歸漢要職官及蕃  
官溫玉等申瞻征已披袈裟爲僧心牟欽旣等以三百  
騎迎溪巴溫父子人青唐城瞻征蕃字已移居青唐新  
城裏印亦掉在舊城裏也安惇言青唐邊事不可令一  
人獨有之須分隸首領則久遠易制乃夔所論爾上云  
記得莫是余云朝廷固欲如此措置然溪巴溫未定恐



未能如意爾眾皆默然 是日以諸路築城寨了當呂惠

卿移鎮林希改資政殿仍遷太中大夫孫覽復實文閣

待制與小郡上云孫覽祇恐人言未已初欲止與轉官

既而令與復職

郵延奏宥州牒西夏欲以國母亡遣

使遣進惠卿言西人恭順不虛乞與接收及行帛祭之

禮詔令受宥州牒諭以候奏得朝旨牒報次 又促熙

河相度築打繩川 再對呈隨龍人馮世甫藍從熙各

與遷遙郡觀察使余云都知皆遙防押班遙察恐不順

上云此兩人皆在朕產閣祇應與他人不同劉瑗已寄

皇城使與遙刺郝隨已遷遙刺更與滅三年磨勘韓濟

與通事舍人餘各轉一官諸色人轉一資亡沒者馮宗

道與有服親轉一官劉惟簡與白身人一資恩澤各賜

絹石璘武球考弼等六人更不推恩 上旨又令檢會

劉惟簡已贈官取旨 又言吳靖方久在前省合與遷

後省仍云先帝曾任使余云先朝與梁從政同列在前

省誠已歲久上又云每語及先帝卽流涕被面余云此

眾所共知乃出於至誠也上云待批出於後省 上又

言中書舍人闕殊未有可除者余云以次補則起居郎

舍人皆當遷上云周常近方除孫傑如何人余云職事

亦頗振舉但未知文采如何爾上云論賈種民事亦皆

當余云高遵惠論種民事亦當上云遵惠亦補外余云

臣初欲引爲都承旨如遵惠詳熟曉事豈易得上問誰

可帥者余云實難得人孫覽恰復職又未可便擢上云

且候余又言詞臣尤難得人如前日龍喜宴朝廷慶事

樂詞無一堪者不足以稱揚朝廷慶賀之意上云殊無

可道文字極少祇數句爾余云祇如皇子慶誕降一德

音乃與四方同慶詔語亦殊不足稱副盛事上大笑極

以爲然因言蔣之奇如何余云之奇文字雖繁然卻有



可道亦時有好語非蔡京可比上云蔡京誠不可比之  
奇余云何以逃聖鑒因言文學之士雖爲難得然以天  
下之大文物鼎盛之時豈可謂無人但以執政好惡人  
材隔塞者多如陳瓘輩文采作舍人有餘然執政不肯  
陛下向排眾論擢葉濤沈銖等莫不稱職今如濤輩未  
見其人上云郎官中有能文者否余云三省所稱但如  
葉棣輩爾上云鄧棐如何余云臣不識之亦不知文采  
何如昨舍人闕三省用劉拯權及制詞出取笑中外上  
又問劉逵如何余云如逵人物亦恐可進擢陛下以中  
外闕官爲念誠今日急務祇如陝西河東河北三路皆  
冬教保甲之處豈可全闕又如淮南兩轉運使俱罷亦  
不除人如此諸路豈不闕事望更留聖念上再三然之  
因言王發訟劉何事一一皆實并孫賁皆將默責者提  
刑不過於運判提舉官省郎府推判官中除想亦不至

此難得也 是日晚批出吳靖方除入內副都知又  
得旨令具馮世甯藍從熙除押班歲月亦將遷也既進  
呈上云已遷遙察更不須遷余云兩人者歲月亦皆未  
及兼有著令觀察使以上止得改使額謂橫行也不得  
更遷如有特旨亦須執奏上又問吳靖方文字已行否  
余云亦有著令入內都知押班通不得過四員然近馮  
宗道未卒時已是五員以此更不敢奏稟上云先朝任  
使之不可不遷也 丙申同呈環慶奏張誠以下冒  
賞將佐得旨蕃官與免降資借職以下依熙秦冒賞人  
例以殿侍軍將效用等名目降資 再對劉惟簡以隨  
龍特贈節度使 自乙未夔連日留身奏事是日有三  
劉子留御榻上上顧余曰滿月在近余未諭旨但稱慶  
而已又問以何日爲滿月上曰用七日蓋京師俗禮云  
男子縮一日故 是日夔以惠卿移鎮赴宣麻余詢兩



省云夔連日留身今日又留三劄子何也冲元笑云必  
是大差除余云莫是薦士否元慶云非也余默思之蓋  
議中宮爾故有滿月之問 是日禁中有宴後殿視事  
內侍會計二府欲減進呈文字 丁酉同呈王厚申睦  
征心牟欽氈等皆有歸漢之意得王愍王瞻兵馬早到  
則青唐旦夕可定乞降招納例物而王瞻十五日奏云  
已到邈川而王愍先馳五十騎往宗哥城云愍與西蕃  
人情不熟萬一人情未順不可退縮乞詳酌指揮又云  
睦征心牟欽氈等昨累遣人欲歸漢既而孫路令瞻歸  
河州卻聞心牟欽氈與契丹夏國公主已遣馬二匹一  
載虎皮 蕃語謂之蟲虎 錦袍綵服一載鬧裝鞍轡往迎  
溪巴温隴撈父子人青唐人心已是中變見招納次孫  
路又奏乞錦襖子千領銀帶一千交椅涼傘二百詔令  
戶部如數製造差使臣押送經略司并指揮王愍依十

九日指揮就近照應王瞻不得違越誤事又令以賞格  
招納睦征等睦征與舊官溪巴温與睦征一等推恩心  
牟欽氈等與正任刺史賜銀絹錢各三千餘以次與遙  
郡諸司使副崇班侍禁等賜金帛亦有差 再對余因  
言昨日蒙宣諭皇子滿月臣倉卒閒奏對有所未盡皇  
子降生嬪御例有恩命聖意必已素定上笑云已令三  
省檢故事余云陛下欲有所建立當從中出不知所檢  
故事如何上云須上表余云宰臣率百官上表乞立后  
此有典故不須檢陛下若以元子故欲加冊命則春秋  
之義母以子貴又祖宗故事章獻以仁宗爲己出亦遂  
建立上云章獻乃是假託真廟以此故冊立仁宗亦不  
自知余云章獻上仙仁宗年二十四尙未知非其所出  
今日於義理典故皆無不可然出自中詔或出兩宮或  
付外施行皆須素議以臣觀之不若稟兩宮降手詔以



告中外於義為順上云卿之言大是又云真廟當日無  
母后可稟余云臣亦嘗再三思之非稟兩宮不可上云  
極是余又云臣嘗言祖宗逮事皇太后者無幾若逮事  
皇太后乃近世所未有此皆朝廷盛事也上又問真宗  
母是元德余云元德上仙事亦草草初藁殯於普安及  
真廟登極方設幄殿歲時遣中人行祭享之禮及祔定  
陵啟殯宮而中有紫藤纏繞梓宮去地一二尺此神物  
護助也至慶<sub>曆</sub>中乃克祔廟上甚悅是日以三省斷  
河北路分都監石舜臣特勒停展三期敘太重欲與免  
展期敘上欣然從之軍頭司權官乞罷余云宋深不久  
出使恐不須罷上亦以為然因言宋深生疏余云郭知  
章深病之至欲免行上云亦來此說王殊可使否余云  
殊固可使但恐已開報北界重於改易爾上云祇與戎  
飾余云卻降一聖旨戒約必不敢不悛退以語三省皆

稱善晚見冲元因言大差除已行矣尋問之當以何  
日上表冲云夔數日空勞攘上乃云自有故事夔卻令  
中書檢故事答以不敢且令他自檢閱亦不可說與實  
錄中事稍不當即相誣賴也余云上表乞立后無所指  
名有何不可夔不唯勞兼祕密不肯使他人與同尤可  
笑不知他人已先聞之矣戊戌假已亥旬休是  
日以大名棺柩已施丹漆欲出城祭告而底板有未漆  
處未可告遂止以俟後旬  
九月庚子朔朝崇政授衣節同呈會州進築畢賜苗履  
以下銀合茶藥慕容將美令引見上殿再對改比較  
諸將殿最法舊法通一路比不計分數以最多者為最  
少者為殿有一路應最者分數卻在別路應殿者之下  
假令一將九分為最即八分者亦不被賞若分數俱少  
則二三分者亦須取一將為最皆減展二年半磨勘殊



未平允遂立法馬軍六分步軍七分以上遞減磨勘不及六七分者遞展磨勘雖不該殿最而理須懲勸者臨時取旨因為上言元豐法未盡恐不可不改上欣然從之孫路已替胡宗回未到 是日夏國訃告謝罪人使

見一夔及右轄近數議欲令開封府舉人應舉以大學羨額解人而左轄云元豐七年已罷不可使遂無敢啟日者余知上睿明理有可陳若敷敘明白無不從者亦未嘗以元豐已行之法為不可改但怙權挾偏見者以此語劫持眾人爾夔亦嘗云科場事理豈先帝所命正是下及舒亶朱復之徒建此議爾故今日藉先朝為說以拒眾論眾亦以為名言其他政事若此者不可悉數是日中批以劉拯權禮侍曾啟少常 辛丑同呈河東沿邊安撫司奏北人打圍不依例牒報以下代州定牒本尋指狀內所陳止慶熙窟中有例元豐亦不曾牒

報俟定到牒本取旨 次西驛申夏國使副問押伴許幾云本國有謝罪表不知朝廷有何指揮乞申兩府幾答以不敢承受 再對差曹平北虜生辰副使李希道正旦副使 又詔禁軍犯罪除班直外密院批降指揮移降特配更不取旨 是日聞三省已上表乞立后鳳云嘗諭夔云此大事當與西府同之夔不聽 壬寅宣仁忌 學士院史來賜三省乞立后答詔 是日聞議定賢妃為后兼以初八日降制 癸卯同呈回夏國詔本兩府同命詞於景靈亦余所請也余又言告哀詔未答亦止令兩府命詞上然之尋撰詞進入 安惇奏乞擢西蕃歸順子弟為將領上問云何眾皆云不曉右轄在殿廬首笑其所請眾亦皆訝其強聒也 又詔夏國使副八日朝辭十一日進發 再對因言臣昨日在景靈見三省答詔臣初以謂宰臣當率百官上表既而密



院亦不與聞上云三省言故事如此余云此事斷自聖  
意若聖意所欲三省無敢不奉行之理若非聖意豈三  
省所可議及上云此固非大臣所可建議余云然則三  
省亦不足為功上亦哂之余云此事當稟兩宮從中降  
詔乃為得體上云已稟兩宮皇太后甚善余云聞已擇  
日降制上云八日吉日已定王瞻以書日夔云然甲  
辰從駕恭謝於醴泉觀午後宣坐賜酒五行作樂未正  
罷申初還內日賜酒果是日賜小團密雲又賜香藥  
丙午歇泊丁未同呈熙河路奏晴征出漢至邈川已  
差人引押赴經略司又王瞻稱孫路遣李澄等帶邊廝  
波結往山後攻討禽郎阿童搔擾部族詔胡宗回體問  
虛實及李澄等可與不可留山後又可與不可令聽王  
瞻指揮措置仍具聞奏又令許幾答西人以回詔中  
已有指揮候施行訖令進誓表又令鄜延依詔旨回

牒宥州照會再對因賀上云今日皇子滿月中宣制  
朝廷慶事何以如此邇來天意助順邊事就緒西夏哀  
祈請命青唐不用兵甲幾於俯拾以至乘輿遊幸繼日  
晴霽溫暖次日便大風慘上笑云昨日卻是蔣之奇當  
制兼宣召面諭又云蔡京奏言語不得余云此不可強  
之奇必稍稱旨然手詔之意不可不知上云昨日已面  
付與余云如此甚善上手詔云咨稟兩宮皆以為宜立  
賢妃劉氏為后朕祇奉慈訓卽頒禮命故也上又云西  
人未嘗如此孫順余云誠如聖諭元祐中固不論元豐  
中表章極不遜未嘗如今日屈服也前一日上降手  
詔付三省余亦不聞至造朝及殿屏停方出笏記相示  
因相率同於殿上草賀是日宣制停自初議凡五日留  
身眾皆哂之唯恐他人之與聞也左轄初以不平鳳曉  
之云何可得他如此轄亦釋然是日以夔鳳為押冊使



副攝太尉司徒左轄撰冊又書篆冊寶 戊申重九  
己酉旬休欲詣普照祭告又以雨淖及腹痛未果行  
庚戌同呈河東修八堡寨轉運司官賜茶藥銀合廊延  
乞廢丹頭寨從之 孫路奏苗履申會州未可置橋闡  
安惇劄子乞教習保甲月分差官按試余因爲上言  
保甲固當教習然陝西河東連年進築城寨調發未已  
河北連併水災流冗未復以此未可督責訓練上云府  
界莫可先行余云熙甯中教保甲臣在司農正當此職  
事是時諸縣引見保甲事藝精熟夔云多得班行余云  
止是得殿侍軍將然俱便差充巡檢司指揮使以此仕  
宦及有力之家子弟皆欣然趨赴及引對所陳皆良馬  
鞍轡華楚馬上事藝往往勝諸軍知縣巡檢又皆得轉  
官或減年以此上下皆踴躍自效然是時司農官親任  
其事督責檢察極精密縣令有仰令保甲置衣裳之類

非理搔擾者亦皆衝替故人莫敢不奉法其後乃令上  
番上云且與先自府界檢舉施行左轄云但於先朝法  
中稍加裁損無不可行之理余云如此甚便容檢尋文  
字進呈 次再對以曹評爲生辰國信副使 辛亥駕  
幸勞林園奠宗瑗環婦以雨不果出三省奏事崇政殿  
余以疾在告 是日王瞻奏心牟欽醜已於八月二十  
八日迎隴拶入青唐未及差人防守候有機會收復青  
唐夔以簡見諭稱上旨令便遣苗履康謂李澄選兵馬  
以重兵入取青唐余未答又草定文字遣院吏持下欲  
便行余以謂先降指揮招隴拶及心牟當且多方遣人  
招來候其不聽命然後加兵未晚夔不能奪遂依此行  
下 是夕雨未已 壬子同呈十二日降聖旨余因言  
青唐事首尾爲孫路所誤初謀取青唐未嘗聞朝廷及  
有可取之理又與王瞻爭功卻沮撓其事遷延至於隴



撈已入致使朝廷議用兵皆出於不得已今日之事使  
隴撈可以招來或留苗履輩用兵便能一舉而成功則  
皆朝廷之福若萬一蹉跌青唐未可舉爲之奈何熙河  
兵連年出入不勝疲敝若頓兵絕塞未可解嚴則人情  
反側何以彈遏若便抽還兵馬則河南邈川非朝廷有  
是又生一敵國也以此言之孫路之罪殊不可勝誅夔  
云隴撈小兒無能爲乃心牟欽氈妄作爾必旦夕可了  
余云兵家勝負不常何可必童惇嘗言青唐精兵可二  
十萬今朝廷三分有其二彼尚有七分人眾我以數萬  
兵欲必取之未可易言之也今已降詔降指揮若便出  
降則豈不勝於用兵也上云孫路須重貶惇亦云須重  
行上云如鍾傅處置可也是日以張世永知晉甯軍  
爲嵐石沿邊安撫司兼都巡檢使張構河西軍馬熙河  
走馬裴震奏孫路與王瞻不和上以其奏報稽緩不當

特罰銅二十斤再對上又及孫路事語如前阮易簡  
以嘗言熙河秦鳳奏首級不實已改三官候轉出日與  
升擢差遣癸丑同呈邊報河東奏以嵐石慈隰隸嵐  
石路餘隸河東沿邊安撫司從之甲寅同呈河東經  
略司乞更不牒問戎主近邊打圍從之戎主以今秋至  
西京沿邊打圍去代州邊境止十里至五七里知代州  
王崇極言慶麻中戎主西山打圍嘗牒報河東令勿驚  
動今乃不牒報乞移文取問而熙甯元豐中亦嘗於此  
打圍不曾報亦不曾問嘗以此諭并帥故有是請是  
歲北虜於雲中甸受回謝生辰正旦國信禮熙河奏  
西賊犯南崇堡已退回再對依元易簡陳請諸路走  
馬奏計許帶當直兵士一半隨行乙卯丙辰以病  
腹散在告上遣中人徐湜賜食宣問又遣醫官孔元來  
診視仍傳宣不作宣醫自是遣元來元云上凌晨御欽



明殿醫官隨都知押班以下起居上即遣御藥來問布安否又遣中使趨使到西府又遣人問服何藥尋具劄子稱謝元云中人皆動目云上眷何其厚也丁巳同

三省對上問勞甚詳同呈夔州路走馬程允武信言轉運司差人吏根括地土不便以奏報後時罰金十斤

呂惠卿奏乞以回降夏國詔旨戒諸路邊將非西人作過不得出兵過界從之賜熙河路修築東北冷牟

寨畢工賜銀合茶藥涇原乞曲悅禮免解從之慶州禽到監軍訛勃羅以二十三日引見仍付大理寺暫免

檻車鈿手匣腳散禁至日以檻車載至東華門出以白練曳入崇政殿廷得旨貸命即釋縛送都亭西驛安下

戊午同呈隴拶出漢與瞎征一等推恩上初疑太重眾皆云不緣隴拶爭立則瞎征豈肯出降兼隴拶乃董

氈之姪是當得青唐者固不在瞎征之下也上乃從之

再對令吳安憲體量定州奏軍城寨捕到官為北賊

殺傷司理院勘逾年不決及安撫副使李玘中本非鬪敵悉為北虜禽虜驅掠殺傷乞先次衝替具元奏有無

不同不盡事理聞仍別選官惟勘捕盜官並先次衝替已未旬休自十八日雨放朝參迄今未已庚申同

呈邊報回謝泛使令閏月十九日進發再對罷黜院吏周信之新知乾甯軍王价上殿劄子乞修唐波上云

人才尋常辛酉呂惠卿繳奏宥州牒遣遣進使副詔以夏國自知梁氏係有罪之人難議收受遣進及行弔

祭之禮以國主能悔過謝罪已降詔候遣使進納誓表特與收接令牒報宥州照會又乞以回詔先關報宥州

從之壬戌以大雨罷秋宴二十四日又罷引訛囉以二十九日見同呈陝西河東修置烽臺巡綽處令速

疾了畢又令王厚同王瞻管句青唐招納事再對



閻安許以旬當御藥院皇城司歲月減殘零年月磨勘  
改宣政使是日中批正言鄒浩除名新州羈管癸亥

太師忌不入 甲子同呈東北牟冷牟城寨賜名新泉

王瞻乞差將兵及差中使招納顯屬違越特罰銅二

十斤 再對賜賈巖妻冠帔故事管軍初除得陳乞冠

帔三道元祐五年罷之巖妻當以二十七日入賀冊后

因自陳故特賜元祐指揮更不施行 乙丑習冊后儀

於文德殿雨未已得旨令習庭下及廊上儀又設幕幄

以覆宮架習儀畢復大雨 中批呂嘉問削一職罰金

三十斤 丙寅皇帝御文德殿發冊章惇許將為使副

余攝中書令二轄攝侍中禮畢赴東上閣門拜者又詣

內東門拜表賤賀太后太妃又上賤賀中宮不拜 是

日大晴中夜雨止詰旦漸開霽無復纖雲 丁卯歇泊

假魯國太夫人忌是日內宴 戊辰同呈以慕容將美

授宣義郎添差真定機宜官將美以原州推官鞫熙秦

冒賞獄召對故有是命熙秦冒賞乃將美因鞫指使候

誠爭首級獄而發之也 己巳旬休

閏九月庚午朔御文德視朝同呈王瞻奏帶領人馬到

宗哥城 熙河奏蕃官趙永信卒 降羌人多屈城也

閻安用皇城司御藥院歲月減磨勘改宣政使 再對

雄州奏回謝泛使於雲中旬受禮 涿州牒報也 辛未

同呈大名安撫司奏乞雇募飢民修城從之 韓帥杯奏

是日再對以胡宗回書言王瞻有所恃專輒肆橫事

進呈 壬申同呈熙河奏修會關功狀轉官減年支

賜有差 又令蘭州事造龕材應副會州修倉庫營房

廩舍等自黃河沿流運致專委官管句事畢推恩順安

軍知軍馬夷為於界河標撥職田等事特勒停通判王

子獻以下各衝替 高遵惠乞李澤準備將領不許



是日熙河奏九月二十日收復青唐隴拶及心牟欽氈  
結瓠齟以下出降夔獨奏乞以四日草賀五日率百官  
稱賀從之 癸酉同呈省草賀收青唐詔以青唐爲鄯  
州仍爲隴右節度以王瞻知鄯州兼隴右沿邊安撫使  
兼都巡檢使賜胡宗回以下銀合茶藥遣中使押賜軍  
兵等第特支又差中使兼經臣管押賸征一行李穀管  
押隴拶一行赴闕仍令速具收復青唐一行將佐功狀  
聞奏隴拶一行有契丹夏國回鶻三公主並令赴闕  
甲戌同呈收復鄯州等處城寨令胡宗回相度令隸去  
處以邈川爲湟州宗哥爲龍支城王厚爲東上閣門副  
使知湟州兼隴右沿邊同都巡檢使以王瞻爲團練使  
仍兼熙河路鈐轄初除瞻四方館使遙郡防禦使而安  
中以爲賞薄余欲且令撫定隴右一方候有效與正任  
而上意欲稍隆之遂有此除先是胡宗回言其橫故余

欲稍裁抑之然瞻專輒不已上亦深以余言爲信也  
乙亥同呈邊報 再對藍從熙磨勘改景福殿使 差  
秦鳳戍兵十指揮應副熙河新邊戍守 是日以本命  
早出 丙子同呈御宣德門立仗引見賸征令閣門御  
史臺太常寺殿前馬步軍司詳定儀注及何行事件聞  
奏 環慶禽監軍訛勃囉送潭州編管月給錢十千米  
麥三石 再對具河北兵將數進呈及熙中嘗以相  
州一將出戍河東議令更戍秦晉及別置兵額減舊將  
兵額以給新軍上深然之退與三省議亦皆以爲可  
熙河都監扯德見充拱聖軍校乞放停從之 丁丑刑  
部斷密院書令史王可權貼房張大順詐欺取將官張  
忠贓數百千可權大順先已配嶺表上旨令徙配海南  
戊寅胡宗回乞以廓州爲軍詔以爲城 夔州轉運  
司差入吏王祐之往南平軍根括地土租稅各罰銅二



十斤走馬程允武奏南平軍知通不和以奏報稽緩罷  
差遣再對御藥劉瑗以年勞改昭宣使寄資河東第  
九第十三將都巡檢己卯旬休庚辰同呈熙河乞  
空名宣劄各一百五十紫衣師號牒一百以待新羌從  
之辛巳同呈泛使蕭德崇等昨以戎主繫腰及玉帶  
不打角令使者愛護云戎主服御之物來獻今郭知章  
等回謝有真珠蹙金鬧裝鞍轡金重二百八十九兩珠  
子六萬三千額欲亦不打角令回謝使副愛護前去從  
之刑部申劉何王發等案得旨劉何與遠小知寨王發  
特勒停是日右丞留身奏事有四劄子置御榻上  
余再對上語笑如常晚退歸西府聞安中能政然未知  
其詳安中亦未知之也夔轉於都省晚聚時已得中批  
然不以告安中翌日安中欲造朝門下吏告之乃止告  
命四更已過門及指揮下閣門矣壬午凌晨見三省

乃知御批云政事悉出朝廷未行之閒自可明辨以正  
得失豈可面從退有後言爲臣不忠莫甚於此可罷政  
知亳州少選聞安中上馬之城東普照矣是日同呈  
王瞻奏已於收到青唐銀絹內量行支賜將佐等上見  
二府亦不及安中事余再對請於上云黃履昨日留  
四劄子所陳何事上云言鄒浩四劄子皆故事一唐介  
二朱雲三劉禹錫又云此必爲人所使兩日前呂嘉問  
曾往見之又云履是呂家門客余云履實出呂氏門下  
然履恣野不識忌諱上云履純恣不曉事必爲人所使  
也又問嘉問幾壻余云不悉記上云蹇序辰曾誠皆是  
又云曾誠如何人聞多豫事余云章惇不喜誠云安燾  
傾惇誠多豫謀然未知虛實又知蔡卞兄弟不協余云  
外議多言如此然不知其實大抵言爭先作執政爾上  
云妻亦不和至不相見余云臣與之瓜葛亦粗聞之誠



不相得然不至不相見也是日早夔留身甚久疑所問皆夔之語也 癸未同呈邊報 甲申立冬朝崇政有旨隔上殿班及雜公事以皇子服藥故上見二府具道皇子發驚狀云自初六日已作至十一日後無日不發醫者已用硫黃之類治之云小便不禁大腸青皆陰寒之候余因言臣久病灼艾服藥皆無效有以供火丹砂與臣服者遂頓愈上云可進取數兩來余云臣所得不過數十粒欲且進十粒上云甚好眾亦以為宜服 是日會食都堂遂黃羅帕封進十粒乞令眾醫官評議供應 乙酉同三省問皇子安否上云未甯帖已服丹砂一兩粒 是日聞左膚言呂嘉問六事有旨令分析聞奏 丙戌同呈王瞻奏到青唐圖 再對皇后殿內臣江有慶合轉副使寄資故事非殿閣使臣不得寄副使而近例有特旨許併理磨勘亦名異而實同爾然太妃

殿有兩人一寄資一併理未知太后太妃皇后殿合作殿閣否上云恐非殿閣可令人內省詳定聞奏申樞密院 太后太妃皇后皆有殿然恐非所謂殿閣也 丁亥

同問皇子亦未安 章稔以修堡鋪及巡綽處稽緩特降一官此左轄啟之也奏報雖遲然未關事夔頗不平之 戊子秦鳳奏疊宕一帶部族大首領龐逋斜肆等乞納土歸順詔令撫存接納 再對抽還郵延一將人馬以歲滿也惠卿言戍兵年滿不代人情未安兼窮邊物貴地寒戍兵已裁襟袖絮以自給言極激切蓋欲得戍兵為代也遂直抽歸營上亦深以為宜退見三省亦莫不笑之者 己丑旬休 庚寅同呈催河北州郡責限修城令具合責年限聞奏 熙河奏畫到青唐城郭營第并偽內圖 自甲申以後無日不同問皇子安否是日宣諭風勢未定見服丹砂之類余再對因言醫官



樂珍嘗遇人得丹砂有三種有伏火七年者有十年者有十二年者臣前所進乃十年者珍所有十二年藥臣未嘗服云更有功乞宣召供藥仍先令眾醫官看驗評議供應上欣然朝廷即召珍供藥六丸仍令至皇子寢所診候珍以謂病症與藥相當遂服之是日余對三省又云見醫官初虞世言皇子天人之相社稷之福疾不足憂上亦云鼻隆人中長生得極好夔云亦聞之虞世乃夔所薦也辛卯同呈邊報熙蘭奏青唐僞乘與物見管押赴闕再對立吏部奉舉使臣邊任上樞密院銓量小可違礙聽差法壬辰同呈陸師閔乞買馬司依舊兼監牧及增公使錢從之又差河北弟十三將戍河東又以河北水災流民頗眾於大名府等二十二州軍增置馬步軍共五十六指揮共二萬餘人馬軍以廣威步軍以保捷為額並依陝西蕃落保捷給例物

請受卻於舊將兵每內指揮減一百人共減一萬七千餘人先是久陳此議上及三省皆以為然遂施行因為上言河北增兵及減舊兵額并差戍他路皆前人所不敢議若非以聖斷睿明亦不敢建此議然人情難測萬一小人有凶肆者鼓倡撓法亦或所不免惟在朝廷主張彈壓爾京東亦嘗殺巡檢作過先帝用兵西方慶州亦有變此事雖未必然恐萬一有之不敢不先奏知上亦欣納三省亦稱善再對直抽秦鳳戍兵五指揮癸巳同呈熙河奏及李諲申邈川蕃部作過圍撓城壁及南宗堡使臣等被殺傷并隴朱黑城等城攻破青唐累日道路不通詔遣苗履李忠傑及差秦鳳兵將往同討定上諭皇子漸安但微有風候爾甲午同呈熙河邊事是日金城關探報云止是邈川人作過宗哥至青唐一帶無恙然信息未通詔胡宗回苗履等多募人



至青唐以來偵探 再對重修將副押隊謁禁條舊到  
門客醫人皆不許相見上亦以為非宜遂以元豐七年  
四月朝旨修定 此旨與將救不同故也 乙未同呈詔  
胡宗回指揮苗履等如蕃賊見官軍度河雖即潰散亦  
須痛行殺戮務要翦滅作過之人淨盡仍不得濫殺無  
辜之人 又呈河東入堡寨賞功王文振以下及郭時  
亮轉官減年支賜有差 是日上面諭二府云皇子已  
安喜見於色久不御後殿是日對從官於延和 余再  
對上又諭云醫官皆言不曾經如此祇應余云不獨醫  
官中外孰不憂恐今遂安 甯社稷之福然醫藥及灼艾  
皆是有功之人當厚賞上亦欣然以為當爾晚歸聞宣  
召醫官孔元薄暮乃得閣門報皇子薨輟視事三日聞  
者莫不震駭遂閣入劄子奉慰 丙申宅引與三省聚  
都堂各再入劄子問聖體 是日美吳靖方管句葬事中

宮送皇子喪宿開封寶梵院

丁酉引辰後同三省赴

寶林澆奠見都知吳靖方御藥劉友端友端云皇子自  
前日辰後微喘既而臟腑通醫官云已三日不通得利  
乃順已而利五六次每利愈喘至未時六刻遂脫又云  
服伏火丹砂不作皆徑下又以皇子真影相示云極似  
面團豐肥貌甚美 項有珠砂杏乘被青披衫以二十九  
日午時大斂十月十六日權殮二十八日出殯奉先院  
戊戌傳宣自二日更不視事三日 續報懿 甯公主  
薨再自初五日不視事三日與三省各入劄子奉慰  
是日出城東致祭大名樂昌未刻乃歸  
十月己亥朔赴待漏入紫宸謝衣遂會都堂 是日作  
聖旨令新知河州种朴星夜赴任計會苗履等過河討  
蕩作過蕃部又苗履申兵馬寡弱不敢自巴撝度河已  
申經略司赴河州與姚雄等會合應援令熙河詳履所



申指揮苗履姚雄等遞相照應互為聲援節次統制或會合前去具應援討蕩及解圍次第聞奏是時青唐邈川信息不通已半月餘余云可憂奈何夔遂有卻欲以青唐還溪巴温之語卜云此語未可輕出如此可謂龍頭鼠尾也余云事未可知若萬一不保則亦不免如此但烏合之眾無所統一見官軍則潰散矣昔王韶在熙河亦如此諸羌紛然而起一遇王師則奔竄而已人一木團牌更不回顧官兵追逐盡得其首領眾頗以為然 庚子 辛丑宅引 是日赴都堂為三省官不見上已六日當叩闕省問或乞便殿召對眾皆以為宜遂同入劄子乞對夔轄更不赴都省二府待報至未時乃出上遣中人黃經臣至東西府傳宣以慘戚中意思不安醫官見進藥今日方進常膳以此相見未得直俟初八日垂拱相見遂同入劄子稱謝 逐日入劄子問聖

體至七日止 壬寅熙河奏青唐邈川解圍捷書至鄯湟皆被圍王瞻時出兵擊賊斬獲四千級盡殺大首領結馱顛心牟欽氈等九人有阿蘇者乞心白旗往招撫叛眾既而率眾攻城甚力宗哥首領拾欽角四生禽阿蘇以獻瞻亦誅之邈川城中兵民才二千四百餘人城守之具未備王愍馬用誠力戰固守蕃賊圍遶者萬計又有西夏三監軍人馬助之至二十三日積薪草欲登城而姚雄兵至賊望見塵頭又有偵邏者還言漢兵將至遂遁走二十四日雄兵與愍會賊已潰散愍禽西夏偽鈐轄一名遂討蕩餘眾是日同三省作聖旨將士並與特支七百苗履等所統續度河者五百又作帥司指揮將佐痛戮作過部族所得孳畜財物均給士卒牛馬駝即買入官 癸卯會都堂皆相慶曰朝廷已建兩郡萬一敗事何以示四方後世今茲解圍社稷之靈也王



瞻輩不通信息幾二十日孤軍深在賊境其不敗事乃  
幸爾 甲辰詔青唐邈川力戰有功士卒作三等賜絹  
十五疋守禦人五疋三疋 乙巳遣募化李忠傑將部  
部子及盡發秦鳳戰士赴熙河討定新邊界令秦州旬  
保甲防戍 丙午入見上於崇政二府合班升殿問聖  
體有旨不拜御藥宣答訖至御坐前分蛾眉班奉慰兩  
拜訖上諭皇子久病終不救懿(甯)病尤倉猝四更二點  
不得出四更天去醫者云解顱因發急風不可治雖三  
歲未能行然能語言極惺惺余等皆云皇子乃朝廷大  
喜慶事不幸忽爾薨背又繼有懿(甯)之戚人情之所難  
堪然此天命無如之何願更寬聖念上云至今飲食未  
復常加之嗽余云悲慘傷氣自須如此乞更割愛以宗  
社為念陛下富於春秋子孫之慶何可量也卞云誥誥  
之慶未可量願寬聖慮上雖微瘦然玉色悅澤余不勝

甚喜 同呈邈川解圍奏上云日久可憂賴且無事余  
等皆云誠如聖諭王瞻等以孤軍抗賊能保城守又能  
斬獲賊眾功實不細上亦云極不易皆當厚賞王愍亦  
當與復管軍姚雄功亦不少便可推恩不余等皆云更  
待本路推排功狀次第然後推賞未晚余云當趣帥司  
先具近上將佐狀聞奏上云甚善 又呈鄜延奏西人  
差使副進誓表惠卿以為邊計憂窘不可緩當速納其  
來使上頗訝其語太過眾亦謂之遂降旨令候西人回  
答近以兵馬犯塞回牒及誓表中別無不依應得回詔  
事理即令惠卿一面相度接收仍依例引伴赴關 再  
對余復伸慰問又謝遣中使宣諭上云不欲召卿等對  
恐外人妄接待召爾 丁未同呈令胡宗回相度次第  
以緊慢修完城寨又結岷巖心牟欽氈已誅其家屬緣  
坐應死者一面處置罪不至死並邊廝波結一行家屬



等並錮交付押伴所管押赴闕 再對上諭三宮出新  
城當如車駕行幸時量添巡檢下兵馬防衛 前一日  
上又問二府曾一到寶林澆奠二十八日皇子出殯莫  
亦一往否余云候與三省議及檢故事退語三省三省  
云亦得此旨更不須故事一往爾退閱故事乃當詣內  
東門奉慰因至殯所是日以此白上深以為然遂同赴  
延和觀大遼生辰禮物早出 戊申旬休 己酉同呈  
邊報 再對以太后太妃殿祇應使臣同殿閣皇后閣  
准此 又詔三宮出新城本城分巡檢司權差馬步軍  
五百防衛迎送 上諭章惇堅以方天若為有罪如何  
余云臣不知天若與周種往復語言但聞眾議以天若  
為凶肆可惡上云惇言天若有指斥語卞亦云周種多  
言惇云天若方事起兩詣卞卞不敢見已令兩罷之俱  
與外任合入差遣余云如此處之甚善天若固宜逐種

亦不足惜上又云蔡京與卞果不相得余云此眾所共  
知天若與京甚密而卞不甚與之劉拯與卞甚密而京  
亦不喜拯此可見其略大抵因姊姒不相能又爭入政  
府先後以此彌不足上云兄弟閒乃如此初蔡京因對  
訟周種對經筵史院官曾稱周常又對天若稱鄒浩遂  
令種分析而種止稱常云終是好人又稱浩曰難得旨  
罷種說書而夔堅以謂天若亦當逐故有是命 是日  
復蹇序辰范堂待制除知青揚州 是日黃履罷政知毫  
州履是日早留身留劄子四道在御榻上全不敢問次  
日既殿上諭云劄子引朱雲劉禹錫唐介故事救鄒浩  
當時不言既以奉行久矣乃如此必為人所使又云呂  
嘉問兩日前在謁履又問吳居厚可尹京否蓋欲逐嘉  
問怡然不去而晒之 庚戌同呈鄜延奏宥州牒遣使  
進誓表 熙河奏苗履過信章峽又畫到青唐河南北



地圖涇原奏拍立界堠了當 辛亥同呈令鄯湟般運  
人夫腳乘頭口等為賊殺虜者人支絹十疋腳乘頭口  
給還價錢 壬子同呈熙河奏已令苗履等管押隴抄  
赴熙河又押西蕃印四十二面又傳國銀印及唐朝所  
賜節度使印餘大半皆蕃印也 再對以王殖句當皇  
城司久權故 又進呈曹矇乞在京差遣 以母病免知  
州 上云欲與一通事舍候批出上許久以批除職名  
至是乃決 癸丑下元節 甲寅朝謁景靈 乙卯歇  
泊 丙辰同呈李穀乞厚待契丹公主詔令優加待遇  
時彥自陳築烏龍寨勞效詔與復職法當敘宣德郎  
上旨令與通直郎 上又言先朝嘗罷館職不當復置  
余云先朝因除職事官即罷仍與改一官上云與改官  
不妨三省皆以為當罷余與夔言直祕閣之類當且存  
留以侍中師及被獎擢者先朝以無此名例便除直龍

圖閣似可惜夔深然之 又呈熙河奏王愍送到西蕃  
夏賊攻圍邈川日白岑牟等以蕃書漢字招誘愍等出  
降云降必不殺方與漢朝通和當從正路送還漢天子  
不爾即屠滅矣漢字乃南宗堡陷沒使臣劉文珪書寫  
文珪亦至城下呼愍等令早出降詔令根究文珪家屬  
所在拘管奏裁 是日夔留身甚久余再對上諭云章  
惇以夏人犯邈川欲因此討伐遂滅夏國余云不審聖  
意以為如何上笑云此何可聽余云陛下聖明遠慮此  
天下之福近歲諸路進築城寨兵民勞敝財用糧食俱  
闕乏幸而西人款塞遂可休息今青唐用兵士卒困敝  
日甚若更經營誅滅夏國如此即憂在中國不在四夷  
也兼臣在熙甯中見朝廷欲滅交趾嘗與主將郭逵言  
交人雖海隅寸尺之地然有國百年興衰存亡必亦自  
有天數豈人力所能必既而果無功况夏國豈交人之



比也上深然之退與小鳳言亦共歎其狂妄鳳云若如此舉動是他災至也丁巳同呈鄜延奏宥州回牒已再約束首領不得犯漠界熙河奏欽波結角蟬等邊戶部申乞造瞎征等鞞并牒頭旨今後除蕃官及呈試人賜鞞外進士唱名及軍校等更不賜鞞者令如法裁造舊所賜鞞皆不堪著又枉費官錢故罷之再對以正旦國信使李希道卒改差賈裕因進呈姚雄與姚麟書云青唐去大河五百里道路險隘大兵還邈川而青唐路復不通朝廷進築城寨畢方有休息之期今復生此大患如何保守深為朝廷憂之青唐非數萬精兵不可守上亦深然之戊午旬休己未同呈澶州職官趙暘言澶州城舊臨河處無城壁若增修則功大而土惡不若因舊城修完則功少而速成爲一方屏蔽其言

極有理此劄子乃陳確封來得旨令安撫轉運司同相度施行又言呂惠卿引伴西人赴闕又令胡宗回討蕩河南北作過部族再對以王亢知麟州許良朕知保安軍又令河北諸路安撫司指揮逐州軍多方招募災傷人充軍庚申同呈熙河乞捕籛厮波結職名詔以爲諸司使又奏已令王瞻等將不作過首領書填空名補將校襲以爲不當付瞻等各自書填恐參差不齊行遣未當須從經略司相度補授上旨令胡宗回放罪經略司及走馬并李諫各乞催王瞻王厚赴鄯州詔不得辭免便令管句州事辛酉同呈熙蘭路奏乞鄯州及河南置將並從之再對以御批曹暉除通事舍人令赴闕供職壬戌降聖節假令癸亥同呈令東西京江淮荆浙福建召募廂軍赴陝西河東耕種熙河奏拍立巡綽界堠去處再對復李嗣徽遙團



張宗高與收敘令閣門供職初時彥旣復敘上旨卽令與二人者敘復至是進呈余因言宗高不可復作承旨昨旣經密院取勘上下皆不安之兼及復不可與共處然承旨久闕當除人上云與三省商量余云若有卓然可除之人卽政府可議若且於閣門選人如王殖曹誘可權管句卽須出自聖意上令差曹誘是日聞赦氏甥女訃在式假差 蔡卞權樞 甲子卞與三省得旨令保安軍牒宥州不得犯青唐界又令涇原環慶各選步兵三千騎三千赴熙河路使喚 乙丑越國忌 丙寅同三省詣奉先奠皇子越王巳時西閣奉慰訖上馬卞以致齋不赴 丁卯宅引 戊辰節假旬休

卒尙未見亡失之數 庚午冬至同三省赴東閣拜表遂作聖旨令瞻引兵歸邈川其河南北戍守人馬令胡宗回相度一面從長措置就奏是日卞還自郊祠遂同僉書行下夔聞兵敗氣沮矣 辛未赴普照大名殯所致祭 壬申假 癸酉赴相國建興龍道場會祭京等於寶梵院用衙前藥酒九行罷 甲戌上以懿衛公主出殯不視事 乙亥朝垂拱同呈鄯州等處事宜及神朴戰沒事上亦甚駭之再三顧問如何處之爲是眾皆云賊勢如此若株守不改圖卽恐王瞻一行將士陷沒則於威靈愈爲不便須至如此指揮若保完得王瞻一行人馬歸川則鄯州徐更措置上云溪巴温如何眾亦云王瞻朝出鄯州卽巴温暮入無疑矣上云何以處之余云次第不免如折氏府州措置乃可速定未知巴温肯聽命否幸而隴拶已來庶可與之語昨青



唐初被圍時章惇便要如府州折氏處置遂得旨令秦  
希甫同胡宗回相度措置余以种朴被殺何可但已兼  
邈川係隔絕西蕃與夏國交通之地乃河南疊宕一帶  
部族見歸明可因而建置洮州以成先帝詔旨兼慶渭  
步騎萬人可令姚雄統領前去討擊河南作過殺种朴  
者如此則朝廷威靈稍振而湟洮之計亦已先定不爾  
邊臣以朝廷已棄青唐則并湟洮皆無經營之意矣眾  
莫敢不以為然上亦然之遂依此降旨又令王瞻因軍  
回裏護三偽公主等來又令李穀相度如三公主已有  
來期即并瞻征隴拶一就起發如公主等未有來期即  
先管押隴拶等赴闕 又得旨差曹誘權副都承旨  
再對因慰上以越王貴主相繼出殯聖情必是更傷悼  
然陛下富於春秋多子之慶未可量願自此更不真聖  
念上云因此亦頗覺嗽不已余云更乞寬懷善保聖躬

因言青唐之變如此政府不得無罪臣素知人情事理  
不順恐必難濟累曾與章惇爭論亦曾於陛下開陳其  
後瞻征隴拶皆出隆臣無復可以啟口然臣知其不可  
為而不能固執所見隨順人言致誤國事兼是密院職  
事比之眾人臣罪為最多上亦欣納余又云見章惇初  
與張詢王瞻等陰構此事後又與孫路交通以此力主  
其議臣以謂青唐國人不平瞻征父子篡殺故欲逐之  
而立董氈之姪我乃因其擾攘遂欲奪之於人情事理  
不順明白可知況朝廷以四海之大所不足者非地土  
安用此荒遠之地兼青唐管下部族有去青唐馬行六  
十三日者如何照管兼生羌荒忽語言未通未易結納  
安能常保其人肯一心向漢凡此等語皆曾於陛下  
前敷陳恐久遠必為患不謂不旋踵便有此變蔡卞素  
不知邊事蕃情又與惇議論多異獨於此助惇甚力今



日卻無以處之至於章惇初勇於開拓才聞青唐被圍  
便以書令胡宗回如府州折氏措置此事不降朝旨豈  
可便以告邊臣宗回有書見在尋以進人又才聞姚雄  
於邈川解圍卻以書令宗回將作過首領家族一處拘  
管先執其首領便先從嬰孩以至少壯者一一次第凌  
遲訖然後斬首領如此豈不激怒眾心上深駭之云此  
是何措置余云宗回錄到惇書一一具在及今日种朴  
戰沒氣已消沮更無處置遂自條今日所陳三事示之  
亦莫敢以爲不然如此輕易反覆豈不上誤國事上但  
再三駭其率易也 丙子同呈种朴贈防禦使與十資  
恩澤賜錢銀絹布各五百羊酒米麪各五十母特封郡  
太君 熙河奏隴拶已到熙州 又差內臣犒設熙河  
戰守漢蕃士卒及支綢絹慶渭人兵未經出入亦與特  
支 再對免李希道追納賜銀三百兩 丁丑胡宗回

奏令隴拶作書遣蕃僧往招溪巴温許以節度使依舊  
管句青唐部族又辭免寶文學士降詔不允 再對以  
諸軍排連隔下已有條格更不進擬便聖旨行下又府  
界第四將申將兵替回延安府不支盤纏牒河中無錢  
支至今未給及虞鄉縣給與軍人口食價錢令陝西轉  
運司取勘奏裁 河東乞差河北將兵於備北州軍沿  
邊戍守從之 殿前司欲將河北揀到人衮同揀填班  
直上不許令管軍臨時斟酌揀選不須立法但令諭管  
軍而已 戊寅旬休 己卯同呈鄜延奏西夏進誓表  
官稱昨一表便蒙聽許豈不依回詔指揮兼別有謝恩  
表得旨差工部外郎韓跂押伴 又令熙河路尋訪种  
朴尸首獲者與銀絹各一百 又令諸路未降誓詔以  
前收接兩界投來人口候降誓詔別聽指揮 又令熙  
河秦鳳限百日許逃亡軍人首身與依舊收管弓箭手



仍免降配 又以許彥圭爲熙河經略司句當公事彥圭沿邊事極有條理其論營田事尤詳昨自涇原放罷改秦州職官以監司多被黜遂不得改官其人材殊不易得故且以此處之上云不妨 庚辰同呈引見瞎征等儀注上初令於端門排仗又令諸軍自順天門素隊排立且欲依冬至節與軍班等特支余勘會得冬至例支十七萬貫端節八萬因爲上言僥倖之例不可多啟此止祇應一日恐止可用端午例端午比冬至大約多減三分之一亦有減半者似頗酌中上亦然之 又差陳惇復以句當公事兼管句提舉營田司公事敦復以功賞當轉兩官云任滿止四月欲以減一年磨勘先改官而論竟不合 是日三省以體量孫傑事進呈內有差與長安民船及庇賊吏路班等罪襲欲黜之而左轄以爲復呂溫卿之怨襲亦以轄爲立黨面相詆訐久之

而有言節與安民親而上亦嘉其能擊溫卿故止罷左史爲太常少卿襲留身論之甚久旣退余再對上以諭余且問傑之罪如何余云臣悉不知所體量事然傑擊溫卿誠可激賞若有過以此少寬假之亦無害上云傑此眾所知惇旣有此嫌亦不當力乞罷傑上云須要罷黜蔡卞實不曾稱薦傑擊溫卿張商英以書稱之云排巨姦破大黨巨姦大黨爲誰余云大黨必是惇商英乃惇門下士然亦每事諂奉蔡卞祇如近命蹇序辰詞云嘗助國是豈以一眚遂忘前功朝廷爲序辰復職本無此意此乃諂詞上云旣爲惇門人又卻如此士人何可爾章惇以謂可作翰林學士還做得否余云若文采及人望亦可爲之然不能自立亦誠如聖諭上云如此人終不可在朝廷兼不可以作藩誥命亦不甚好上又



云章惇祇聽賈種民言語如何余云亦有之然惇卞亦各有黨惇所悅卽曾旼周種之類卞所悅卽鄭居中鄧洵武葉棣之徒亦皆不叶公議余又問傑作常少何以處旼上云兩員不妨又云旼更不可向上學問文詞吏能皆不易得祇是不平穩余云陛下知人如此天下之福臣復何言然左右史久闕今又無人上云鄧洵武可否余云洵武正如曾旼文學亦不可得但附卞太偏以此爲眾所惡上云亦別無過惡余云彼方在閒地未有所爲若處之要路則其資性儉險未可量也余云從官中文采可作翰林者卻是安惇及亡兄鞏以文章名重一時稱惇文采可跂及蘇軾上笑云中丞尤難得人旼而又言安惇亦祇是章惇門下人昨舉商英自代可見也余云安惇與商英俱是蜀人安惇固未免觀望然粗識深淺非若蹇序辰之比也是日語多不能悉記 辛

巳同呈令熙河經略司勘會苗履姚雄種朴下亡失使臣士卒人數并其他因戰鬪亡沒之人並勘會聞奏又令李穀因便犒設將士及密切勘會陣亡人數聞奏以李夷行言苗履在青唐獲八九百級亡失三千餘人及其他人士卒喪亡者甚眾而經略司不奏故也 是日左轄亦留身甚久 余再對上諭以卞云不可與惇共處待過興龍節求去余云臣昨日蒙聖諭旼退亦聞惇下面相毀訾甚峻大臣不當如此上云失體章惇多以語言傷人余云惇性暴率多輕發卞則陰巧能窺伺其所短故卞多勝惇多屈必無以逃聖鑒如孫傑事旼有溫卿之嫌自不當力爭亦無可勝之理惇不識便宜多此類也上云惇卻言旼是說孫傑立黨不是說卞余云此乃惇畏卞之詞卞與惇皆有黨而卞之黨爲多旼已言之何必更解上亦哂之余云惇之黨衰卞之黨盛



故眾皆畏之謂卞爲不立黨尤不可也惇卞紛紛固未足道然三省密院闕人陛下不可不留意宗廟社稷大計天下安危士民休戚祇繫此三人者惇卞旣睽許將凜凜畏此兩人不敢啟口每有一事惇以爲可而卞未答卞以爲可而惇未然則將莫敢對直俟兩人者稍同將乃敢應答今兩人者又交惡自此政事愈乖謬矣故上下內外闕官鮮有差除縱有差除人必以爲不當蓋兩人者好惡各有所偏各有黨類若有一人能執義理持公論以自處無不可勝人之理古人云正己而物正未有枉己而能直人者也密院獨負臣來日赴景靈行事遂廢本院職事兩日雖密院邊防事機動繫安危然事稍大者必與三省同議尙未足憂三省政事所在一日萬機陛下付之此三人恐誤國事臣每不欲喋喋然致身朝廷於國事不敢不傾盡補聖聽上云深欲補

人卿視在朝誰爲可進者若補得兩人方不闕事蔣之奇亦不可得又適有此事余云蔣之奇官是大中大夫數月間未可進職且移一藩亦可上云亦無事復職亦不妨又云年歲閒莫卻可用余云之奇比在朝廷卻頗平穩自守亦老成故爾上又云韓忠彥可用否余云方三省需人如忠彥輩但恐不濟事須是奈何得此兩人乃有補許將固恐懼以元祐中爲執政常恐爲惇卞所傾黃履雖或敢啟口又不曉事亦不爲兩人所畏上云履不曉事不足道余云人君所以垂衣拱手無爲而天下治者以得人也若廟堂得人則亦不至每事煩聖聽且如平日所進呈事或論議未合自不可將上豈至於陛下前紛紛爭口舌也有骨韋之人在位則廟堂不正之論已消之於下矣以至內外上下闕人若以公議差除豈有不可之理但在上者得人則事無大小無不修



舉何至於勞聖慮也上深嘉納又論其下人材如吳伯  
舉如何余云亦如曾旼鄧洵武之徒陛下論曾旼曲盡  
之矣此三人者乃一體之士也陛下必欲用洵武之徒  
亦不妨然須以一正直不附麗人者兼進之則人情亦  
必悅服獨用洵武輩則不可也洵武劉拯輩皆在要路  
則卞黨益盛自章惇而下皆畏之誰復敢言其短如此  
不惟於士類不便陛下聰明亦從而壅塞每事愈費力  
爾若謂卞無黨則鄭居中乃王珪壻何緣得進劉摯呂  
大防壻有敢引之者否緣居中故閤臣願亦得差遣初  
改官不作縣自宮教除通判皆眾人所不可得也上又  
曰蔡京亦不平穩余云陛下論人材性行皆曲盡之矣  
余又言章惇多輕信初力引序辰嘉問既而反爲仇怨  
嘉問何足引王安石力欲以爲待制而先帝終不與後  
處之以光卿而已上云安石稱道嘉問過當余云誠如

聖諭安石平生交游多睽乖獨與嘉問始終故稱之太  
過作嘉問母祭文是生賢子經德秉哲此乃商周先王  
之德嘉問何以當之上笑云安石性强余云安石以義  
理名節忠信自任不肯爲非至於性强自是以此驕人  
故時有過舉豈他人可比上云安石誠近世之所未有  
余云此非可與章惇蔡卞同日而語其孳孳於國事寢  
食不忘士人有一善可稱不問疏遠識與不識卽日召  
用誠近世所無也上又問惇門下有陳彥恭者何人余  
云此鼠輩小人不足道然惇多輕聽如彥恭者構造是  
非談人短長惇聽之誠可笑也以此內外官吏陳請利  
害但已所喜者必行其所不喜者言雖有理多斥而不  
取上笑曰如温卿所陳請不問是非無不從者是日語  
尤多不可悉記壬午赴景靈告遷太宗神御於迎釐  
殿以修大定故癸卯質明行事巳時奉遷申時一刻奉



安訖退 甲申同呈十四日已作聖旨令胡宗回休息  
將士俟事力完壯決可取勝方得前去討擊河南等處  
作過蕃賊 又立賞構捕郎阿章 秦鳳奏一公城使  
臣兵馬已棄城歸錯鑿令胡宗回具析不奏因依 又  
令李穀體量青唐邈川河南事宜以來前後覆沒兵將  
聞奏 乙酉同呈雄州奏北界牒郭知章不肯嗟程插  
宴令知章候到雄州先次具析聞奏以俟章報仍回牒  
也 熙河奏一公城人馬已赴錯鑿城 再對呈康渭  
劄子言湟鄯州害大槩以兵馬疲敝糧道不通恐不可  
固守兼熙河一路空虛多可憂者上亦以其言為是  
又許幾乞定待遇西人禮數及應答語言繁簡西驛以  
謂無可施行上深然之因諭云都貺人才不可得余云  
許幾所不及上云遠過之 是日上又諭高遵惠再檢  
見元祐中有章疏論罷吏祿以為先帝法度不問是非

一切欲改此大臣有私意於其閒不可不察又規切太  
毋云不可斂怨天下者此極不可得余云當時敢出此  
語誠眾人所難陛下累欲召遵惠還若爾尤不可不召  
臣當與三省更議可代之者上云甚好又云賈種民亦  
有章云盡罷苛法之語莫不可余云此正與王存言橫  
斂一般亦可謂詆斥也上云遵惠論種民事莫是否余  
云寺監無不由六曹直達都省者遵惠為侍郎職所當  
論上又云遵惠言紊亂官制余云如此誠紊亂官制也  
上又言種民言罷苛法者是上書書中云更有一策文  
字言十餘事尚尋未見又云惇終不善遵惠余云人言  
其以遵惠擊種民故惡之上云遵惠歸作尚書侍郎皆  
可余云龍圖閣直學士恐難作侍郎權尚書可也余退  
但以上云遵惠又有章疏欲召還莫可別議慶帥否蔣  
之奇是太中大夫自可帥眾云未可議除之奇余云上



不以爲不可夔云慶不須兩省一直閣可矣余云直閣固可帥但未知誰可爲直閣者鳳轄亦皆云未見其人旣而又欲以孫覽帥慶余云范鏜可否眾默然余云以鏜易覽如何卞云如此卽不妨又語及呂仲甫左轄云曉事卻不敢爲亦恐未可也丙戌同呈引伴西人奏語錄羌人云本國乞和一表便蒙許進誓表豈敢更不依回詔指揮極恭順祖宗以來未嘗爾也再對梁從政磨勘合改延福宮使或觀察使上云且與宮使因言從政事先朝任使頗曉事但執滯及太絮爾余云馮宗道及從政皆先帝所親信皆讀書曉事上云宗道曉事非從政比也余云馮世甯藍從熙俱已作觀察上云宮使更數年亦須磨勘作觀察也又呈惠卿奏鄜延戍兵一百一指揮乞減五十指揮從之因言惠卿亦乞減將佐官吏來日與三省進呈次丁亥同呈鄜延乞減

將官使臣等及以綏德爲軍並從之再對以知保德軍趙思恭爲揚州鈐轄因言近除郎官監司甚多如韓治輩非出聖意豈復得召上笑云童惇言治爲劉摯門下半夜客亦無顯狀余云陛下察言如此天下之福如前日宣諭欲召韓忠彥乃知聖意一無所適莫上云忠彥何能爲且令作吏部尙書莫不妨余云誠如聖諭忠彥先朝擢爲尙書心本無惡但不能自立多隨順人爾在元祐中措置邊事無非曲徇他人及臣秉政欲一變前日所爲初雖略爭旣而無敢不從者若謂元祐曾作執政及隨順人則許將亦是陛下觀此兩人何以異上笑云正似許將兩人恰一般上又問陸佃會做文章否余云佃所爲文章未嘗不傳笑中外如賀皇子表云桃千年而結實慈聖挽詞云玉冊三回捧珠簾一度垂中外以爲口實有臣私意以親嫌不敢啟口今日因聖問



所及敢敘陳臣弟肇與佃同修實錄肇於未進書時已  
罷佃至元祐七年書成方去肇貶滁州不落職佃削職  
而劉拯乃下門下人猶云以五十步笑百步故肇亦降  
修撰則肇之罪輕於佃可知況佃在元祐中嘗除學士  
又除尚書但為言者所奪肇初論蔡確事補外再召入  
又以論北郊事去今乃以佃為情實稍異先復職移藩  
中外所不曉肇在先朝已修史蔡京作起居注時肇適  
上殿先帝目送之至殿門乃回首然則先帝眷待可知  
不幸遭喪未及進擢已而先帝升遐故元祐中方除舍  
人若論為劉摯黨尤為誣罔初除舍人王巖叟朱光庭  
力攻以為不可用巖庭乃摯黨則兩人者何為而力擊  
之也上笑云言是姦臣之弟余云陛下閱章疏可見其  
攻之人語可以察其是與不是摯黨臣曾蒙宣諭以臣  
稱弟肇而眾論云與臣不同臣初以不敢力辨然臣稱

道其他人才未嘗不以公議況兄弟之嫌若懷私失實  
罪不容誅肇之文詞學識操行皆非今日在朝臣可比  
如近日賀中宮皇子青唐三表中外無能出其右者此  
眾所共見以至在元祐中出處如此則學識可知素不  
為執政所悅則操行可知肇之剛介又非臣比故惇卞  
皆望風惡之臣所以喋喋自陳非敢冀望牽復升擢但  
以眾論誣罔如此兼與佃升黜不同外議皆以為不平  
冀陛下照察上首肯而已 又言密院編修文字闕欲  
除彭汝霖上云極好余云臣曾問三省亦欲以監司處  
之此人材不可得若且令作監司豈盧君佐王汝舟等  
可比卻可措置之閑地爾上云好來日便問三省尋以  
旬休恐上不復記至二旬休日首諭三省可見欣納也

戊子旬休 已丑同呈胡宗回奏已依二日朝指揮  
王瞻措置鄴州事 又李諫奏青唐府庫金銀等物王



瞻王厚不肯同本司句當官檢點供數及以銀馬等遺  
運句竇志充詔李諫秦希甫胡宗回體量根究有無侵  
欺情弊聞奏 又訪聞會州新城不至堅固令胡宗回  
修完及具因依聞奏 惠卿奏西人乞賀正且緣誓詔  
未降未可從又乞優加寵錫西羌如元祐故事夔因言  
先帝嘗欲以金帛結羌中用事者今西使言國主悔過  
效順皆鬼名正賽輔佐使然欲使還賜以金帛以結其  
歡心若元祐加賜乾順則不須也上令留候 是日三  
省得旨令彭汝霖上殿 庚寅大名周祥舉家赴照齋  
祭 辛卯同呈李穀奏晴征隴撈一行赴闕人數 再  
對上諭已令汝霖上殿余稱謝余又言臣所稱人材不  
敢一言欺罔至如稱道弟肇實無冀望升擢之意但以  
眾人誣罔冀陛下深賜照察則莫大之幸上云肇今在  
甚處余云海州又言佃初貶泰肇貶滁殊不類已而得

泰州海州皆在佃後其厚薄可知也 壬辰同呈邊報  
又熙河奏三僞公主十四日到河州 再對以步軍  
司乞免軍人裏護降羌及出城借出軍器倍備修完價  
錢從之 癸巳同呈邊報熙河奏青唐三僞公主已到  
河州 再對以路分宋宣爲熙河準備將領專切應副  
鄯州湟州使喚 甲午同呈西驛申西人不赴上壽得  
旨令赴上壽及歸驛賜御宴節衣並如舊例 僞公主  
到熙州 又李穀奏乞早令王瞻歸湟州及焚毀青唐  
巢穴朝廷方議欲以鄯州付董氈之後如府州折氏處  
之詔經略司不得輒有焚毀穀奏報中多攻病胡宗回  
及言青唐近來危急之狀多過當上謂余等曰此輩所  
言未可盡信眾皆以爲誠如聖諭因言內臣好貨及作  
氣燄凡所悅所惡皆毀譽過實上又言利珣喜奏事然  
亦好貨財夔云珣最甚 再對上又及穀等余云陛下



察見近習用情如此乃中外之福上亦深然之乙未  
涇原留大將王翼乃劉奉世隨行遣還都官而不赴部  
公參私往塞上獲級遷借職又舉西安州差遣翼本吏  
部令史斬首必妄冒也得旨追所受賞勒還都官重難  
差使再對呈府界保甲數及縣保丁二十六萬昨熙  
甯中教事藝者七萬人上屢督責欲復行畿內保甲教  
閱法卞贊之益急余云此事固當講求然廢罷已十五  
年一旦復行與事初無異當以漸推行則人不至驚擾  
上云故當以漸行之余云聖諭如此盡之矣若便以元  
豐成法一切舉行則當時保丁存者無幾今保丁皆未  
教習之人若便令上番及集教則人情洶洶未易安也  
熙甯中施行亦有漸臣是時方判司農首尾本末無非  
出臣措置容臣檢尋文字講求施行次退以語卞卞殊  
以為不快也乃云熙甯初人未知保甲之法如何今耳

目已習熟自不同矣余不答丙申同呈秦鳳權帥周  
綽乞不候來春先次賑貸本路保甲一次來春更依條  
振貸以役使勞敝故從之章奏不合留王翼罰銅二  
十斤再對以上批李穀乞隴撝赴闕沿路官吏懈慢  
等並以違制論仍禁劾令依奏余云穀所陳未成文理  
已別草定文字乞依此行下上從之仍指穀寫恩讎字  
作酬字上亦哂之因言中外闕官如左右史久闕不  
除從官日少上云左右史可除者祇是目前三二人余  
云在聖意以公論去取爾上又問徐彥孚可作權帥耶  
否余云以人望似亦可作臣固嘗稱其曉事也上累  
論欲召還高遵惠而夔終未快余因言陛下累欲召遵  
惠還朝亦曾與三省議但以難其代者章惇云不必兩  
制直閣皆可往眾皆云未見有可除直閣者臣意謂蔣  
之奇是太中大夫似可除慶帥兼未須除職上云之奇



亦無事除職亦不防余云聖意如此中外所不知祇如  
前日面諭韓忠彥豈眾論所敢及然尚書而下從官太  
闕少若非斷自聖意恐議論必難合前日聖諭欲以遵  
惠權吏書臣以為太重刑部久不得人以遵惠為刑部  
必稱職忠彥為吏部甚允況韓琦定策立英廟此功不  
可忘陛下留意忠彥如此臣退而鼓舞稱誦此豈今日  
大臣所能啟發聖慮也然忠彥遵惠召還皆出聖斷及  
之奇亦未當除帥若出自中批使人知出聖意不須政  
府進擬也上欣然云云待批出既而寂然疑有閒言之  
人者已而遵惠卒遂除之奇為代是日早出赴普照  
以大名叢塗祭告未後歸丁酉旬休  
十二月戊戌朔臘假不入是日賜口脂甲煎并銀合  
一三十兩己亥同呈邊報馬仲良以平夏不以時遣  
役兵為西人所殺虜者甚眾特降兩官西驛申西人

乞買賣詔如舊例再對以李伾知邠州高權知信安  
軍密院進擬石澈京城東面巡檢御批不差餘依奏同  
擬差者八九人是日崇政西夏進誓表人使見因謝上  
以失於奏稟極皇恐上云小事但恐不可作巡檢爾余  
澈於法當再任騏驥院差遣高故且與巡檢上云再任  
釋然庚子同呈夏國誓表詞極恭順令三府此亦  
詞又令依例回賜又令十四朝辭十五日進發擬撰誓  
奏青唐送到契丹公主年六十四頗能語言自云宗真  
之女洪基之妹願早到京師一見北使詢虜中動靜上  
云宗回奏亦然又奏胡宗回得十一月二日朝旨但  
行下王瞻相度施行不肯果決余等皆云宗回當如此  
施行若便令王瞻歸湟州若瞻異日以為可守是今日  
不當棄去也令相度可否申取帥司指揮若不可待報  
即一面依朝旨歸湟州駐劄亦曲盡之矣上云李穀欲



棄鄯州但一切苗履之言爾夔初以為如此

辛丑北使見於紫宸退狀赴垂拱宴酒五行未後乃罷  
壬寅同呈草定夏國誓詔送學士院依此修寫又夏  
國表中犯真廟諱令牒宥州報本國施行秦希甫奏王  
瞻王厚盜取邈川青唐府庫中金銀等物因此致變反  
殺牟心欽氈等以滅口及分遺矢馬及將士等走馬後  
至所得亦不賞詔令希甫及胡宗回李諲體量詣實聞  
奏是日差陳愷句當刺員所劉燾編修密院文字奏  
事退赴相國罷散道場尙書省御筵薄暮乃罷是日虜  
使謝射弓利物至未時聖上不肯重行立班癸卯習  
上壽儀 甲辰忌 乙巳興龍節 丙午歇泊 丁未  
旬休出華嚴齋僧赴樂昌周祥道場及拜大名影堂同  
周秩及長老齋罷歸 戊申集集英大宴申後罷 己  
酉人使辭紫宸茶酒已正罷 庚戌歇泊 辛亥呈邊

奏熙河乞立溪巴溫於鄯州及令招誘疊州首領 又  
令根究熙河司戶虞大猷下落處及令講求种朴尸首  
再對差正旦伴射等官賈巖借馬軍都使觀察使  
是日蔡元度留身乞宮觀當日晚差蘇珪封還表宣召  
壬子同呈差熙州通判孫适提舉熙河弓箭手替李  
夷行以上旨令罷夷行故夷行以書言邊事多失實也  
熙河陣亡將官魏針等贈官推恩秦希甫奏言見薛  
适曹紘等言王瞻王厚盜取邈川青唐府已差紘一就  
前去河州體究因而陳紘乃臣姪轉運司自不曾差權  
句當公事所言如此而希甫便委之體量尤不當恐須  
放罪改正上云須罰金遂令罰希甫二十斤運司十斤  
紘遣歸任李穀言青唐探報危急等事且云胡宗回避  
棄地之責故不肯依朝旨令王瞻退保湟州等事是日  
草定欲以趙懷義知鄯州王瞻為都護而宗回云懷義



幼弱不勝任恐國人不服得旨別草定來日進呈再  
對路昌衡乞狄諮爲定州副總管余云諮與一在京宮  
觀足矣不足施行上云總管自當朝廷選擇何可乞王  
餘應年八十乞宮觀或致仕上云令致仕余云餘應亦  
歸明之後藏才族王氏世守豐州與折氏等慶祿中爲  
元昊所陷沒仁宗得餘應養之宗帥待遇與宗室等故  
餘應曉音樂伎巧與都人無異母折氏嘗召入內上云  
如此與宮觀不妨是日元度押赴都堂再上堂馬上  
表晚遣劉友端封還文字宣召又批付中書令諸處不  
得收接文字癸丑同呈以隴拶爲河西節度使知鄯  
州與王瞻同爲都護瞻依舊熙河鈐轄隴石沿邊安撫  
使都巡檢與隴拶同管句軍馬司以趙懷義爲廓州團  
練使同知湟州隴州管下同都巡檢使隴拶候朝見訖  
降制候溪巴温順歸蕃情順服令歸其大小首領如青

歸論征捨欽角四之類速具聞奏依烙優於除官差充  
地分都同巡檢溪巴温如能歸順願同隴拶在青唐同  
小隴拶再溪哥城居住並聽從便是日下在入猶別班  
奏事遣人來云此文字莫不須忙余云青唐危急此事  
不可緩遂得旨依此指揮郭知章奏乞朝見從之  
上猶疑已貶不當朝見上殿余云面謝泛使有使事當  
面奏不可不對上從之又詔陝西河東經略司夏國  
已進誓表及降誓詔令不得侵犯及收接投來人口  
下是日押入視事如故甲寅同呈郭知章分析不赴  
插宴余與夔云恐當併計上云兩制行遣何嘗論法恐  
虜人緣此不肯嗟程插宴害事不可不行令使副各罰  
銅二十斤再對以郝惟幾知通遠軍曹譜知霸州因  
言通遠闕官累日不敢不慎擇惟幾官序人才及有戰  
功譜亦爲監司及曾存廣所稱故擢之乙卯立春朝



崇政 同呈李穀奏青唐利害乞立溪巴温且言王瞻  
一罪魁不足惜一行將佐何辜乞早令還湟州等事上  
猶疑昨日指揮令溪巴温從便歸鄯州下遂和之余云  
向者陛下嘗云王瞻朝出青唐則溪巴温暮入此無疑  
矣今縱不聽其從便能令溪巴温不入乎其令彼擅  
入不若聽其從便也今日青唐之變擾攘未定排難解  
紛固當如此若更守株瞻等陷沒或更有不測之變則  
朝廷更難處置若朝廷必欲有鄯州則西有湟東有洮  
鄯州亦難立矣隴拶其能國乎異日以漸消磨亦必為  
朝廷有不患不如府州折氏也今日若不如此措置儻  
有人能保王瞻不陷沒南北別不生變則昨日指揮猶  
可追改也下默然不敢措一言上遂曉然又熙河探報  
耶阿章云本無背漢意為人所鬪亂故如此令回更切  
多方招誘及倍恤其家 又新順結絕洛吳擊敗多

羅也族殺傷其父子令速具洛吳切狀聞奏 又詔李  
諷如雇召腳乘銀難人力困敝未可般運打繩川板築  
所須卽具奏聽旨 再對呈軍領司闕上令差張宗尚  
余因言青唐之事從初始合如此處置國人本以不平  
瞎征父子篡奪故欲逐之而立董旣之後朝廷當助順  
為之建立君長乃仁義之舉反欲因其擾攘而奪其地  
人情所以不服臣自七八月閒累與章惇爭論以謂理  
當如此適會惇下兩人議論叶同已而瞎征隴拶出降  
臣無以啟口今日變故如此已是誤朝廷舉措若更遂  
非固執萬一更有不測之變何以處之上云已降指揮  
如此施行余云臣固不當更喋喋然十六日進擬隴拶  
指揮下猶以為未須急兼恐更生異議望陛下聖斷更  
賜主張自紹聖以來經營邊事所向無不如意不幸於  
此生事狼狽如此今但且於已然中且多方醫治庶稍



弭邊患兼不失鄴州之名亦足掩覆四方觀聽爾昔人以火喻國事云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爲上客蓋曲突徙薪言雖見聽消患於未然何功之有然見聽者少其言雖驗亦不足爲功及火患已成焦頭爛額以赴救者皆有功之人也今日措置已是焦頭爛額臣從初爭論正曲突徙薪之比也臣之所以惓惓者今已焦頭爛額而論者未免有惑願聖意深察安危之幾知言者不可輕信爾上云甚好上自十四日視朝覺倦怠不快再對因問聖體如何上云口爲吐逆早膳至晚必吐飲食皆出兼嗽食減又坐處腫痛余云此皆虛證須補理將養上云服補中丸至百丸硫黃鍾乳藥俱喫余云脈證如此服不妨醫者以陛下富於春秋初不敢進溫熱藥恐卽虛陽今進此等藥非得已也嗽雖小疾然不可久春氣至卽肺更不得力宜速治之乃便上云補肺

湯之類無日不喫至十五日御紫宸坐久坐中令近侍益火退赴垂拱同三省奏事上頤頷寒噤語極費力色益不快再對余又問聖體上云吐逆痰嗽皆未退余云醫者以謂虛則補其母實則瀉其子冷肺虛當補脾胃實瀉其子則虛亦不可瀉愛養脾胃則肺自安此不可不留聖念上云亦如此語至十六十七十八日皆云吐未已嗽亦不減自十五日隔上殿班至十八日方引一班余云十九日二十日皆休想必得休息上云然余又云氣虛冒犯呼吸風寒皆不可上云逐日直在殿中除一到兩宮外不曾出余又云延和北向尤不可坐先常於迎陽門引後殿公事上云邇英自可坐余云邇英尤溫服上又云崇政亦可坐余云但行太遠爾丙辰懿德忌卞言林希子林獻在眞州無所不爲丁巳旬休戊午改六參爲常陽隔上殿班是日風寒與三



省同問候上云吐逆未已早食晚必吐又小腹痛下白  
物得醫官陸珣木香金鈴散頗有功余與卞云此藥極  
好若用熱酒調尤速效上云祇爲喫酒不得又云煎生  
姜汁下藥吐少減余云不易喫上云若辣藥皆喫得  
余再對因言臣不識忌諱累曾冒犯天顏緣聖體未康  
和須留意將攝傷氣莫甚於情欲臣等衰殘非屏絕世  
事豈能枝梧陛下春秋鼎盛氣血方剛於愆和之際稍  
加節慎至稍安和無所不可上云極自愛居常亦自節  
慎余云此乃宗社之福余自七十八至此凡三以此  
進諫上但云甚好是日同三省呈邊報初欲止以單  
子進呈上云不妨遂一一進呈再對上諭張商英稱  
鄒浩余云不知何人有言上云對曾孝廣言刑房有文  
字鄒浩做卻以此大名節豈肯要人物上又云是甚大  
名節余云商英素不慎語言上云此人終不可在朝廷

與一待制令作郡不妨余唯唯而已退同三省已取問  
兩人者已未同呈邊報王厚申省章峽蕃賊作過勢  
甚熾庚申同呈胡宗回奏已差使臣催王瞻回湟州  
辛酉同呈引見瞻征等畫一指揮自己未大風雪虜  
使至畿內人馬多凍倒及有散失者接伴申恐一齊入  
門不及下開封府令根尋不見人馬尋皆得之是日早  
出治壬戌同呈邊報再對呈府界按閱將兵殿最  
賞罰並如所擬上自十四日以後愆和至是日甚一日  
輔臣無日不問聖體安否但云吐逆或泄瀉飲食不美  
補暖藥服之甚多未有效醫者亦屢來告以聖體未康  
脈氣虛弱然宮禁中莫敢言者雖兩宮亦不敢數遣人  
問安否余不勝其憂是日聞安豐王氏甥女喪早出  
癸亥式假不入是日虜使入見聞上坐甚晚又傳  
宣宰執至午時方再坐垂拱小宴止三刻而罷藥節皆



減損又傳宣二十七日權不視事遂入劄子問聖體  
甲子會都堂再入劄子問聖體自是日入劄子 乙丑  
宅引 丙寅假 丁卯歲除享先 賢妃以九月八日  
降制冊立中宮以二十六日習儀 二十七日發冊正言  
鄒浩自試院中出數日乃以二十五日上殿論冊后事  
不當是日批出除名勒停新州羈管仍令開封府當日  
差人押出門二十六日習儀 殿廬中三省得御批以呂  
嘉問舉官不當削一職仍展三年磨勘已而御史左膚  
論開封府遲留浩不即日出城又於城外稽留數日下  
嘉問問服既又送御史臺令元差人具析有何人祖送  
浩者上亦面諭云士大夫有易節自別門出別勞送之  
者而所差不識往還之人御史臺乞展轉推究遂悉  
得其姓名有王回者乃葉祖洽所薦得堂除都講與浩  
甚密且有簡往來臺中詰之乃能誦浩所上章幾二千

言蓋嘗預議也回除名勒停候合敘日取旨餘出謁者  
皆衝替有贈遺者追官勒停本人罰金蔣之奇以簡與  
之并葉祖洽呂嘉問皆落職小郡既而又攝浩弟治詰  
之得朱紱傅楫輩嘗贖以金者亦皆追停又遣鍾正甫  
就浩於新州除已得罪者更有曾餽饘者否未報聞曾  
孝廣又以張甫英語告先是周種嘗稱浩同難方天若  
以告蔡京以上聞天若皆貶又黃履言劉禹錫唐介等  
事欲徙浩內地上以其初無所論至日乃言疑爲人所  
使亦貶亳州周常稱履公終是好人又言浩當還貶柳  
州監酒又曾誠素與浩往還或云誠乃嘉問壻浩本誠  
所薦亦送吏部與外任差遣傳者多失實故書之 元  
符己卯九月七日晚宣召學士蔣之奇至內東門既入  
見上指御坐後文字以付之奇云皇帝所咨近日請建  
中宮事劉賢妃柔明懿淑德冠後宮誕育元良爲宗廟



萬世之福今中宮將見非斯人其誰可當所宜備舉典冊以正位號之奇讀訖請曰封建妃嬪諸王皆中書具熟狀付學士院宰相則面受詔旨學士院具熟狀追入此不知是文字上云皇太后手詔也亦不須進熟狀祇依此批聖旨云九月七日內東門面奉聖旨賢妃劉氏可立爲皇后以今月八日降制處分遂進呈上云如此是矣但當如手詔命詞更在卿潤色遂鑲院御藥劉友端宿翊日降制訖遣中人賜對衣金帶銀五百兩於學士院對衣唯繡裏肚一非常日所有并餘皆製造成者異於常賜也此皆得之奇云

### 曾公遺錄卷八



